

奇人異事錄

(三)

● 李遠榮

祖母級的作家冰心

百年修得同船渡美

高齡九十五歲的冰心女士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七年，抗日戰爭時期曾任國民參政會參議員。

她於一九二三年夏在燕京大學畢業後，前往美國留學，在「傑克遜總統號」遠洋輪上巧遇梁實秋，那時梁實秋剛從清華大學畢業，也去美國深造。經同行的許地山介紹，梁實秋、冰心二人相識了。在十多天的航程中，這幾位年輕人辦起了「海嘯」文學壁報，刊登了不少文學作品，後來選出詩文十四篇寄給『小說月報』，出了一個「專輯」。這是冰心與梁實秋第一次共同參與的文學活動。

到了美國，冰心進入威爾斯利女子大學攻讀美國文學，梁實秋進了哈佛大學研究英國文學。在此期間二人時有來往。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波士頓地區的

中國留學生在美術劇院公演『琵琶記』，梁實秋飾蔡中郎、冰心扮宰相之女，另一位女留學生飾趙五娘。梁實秋與冰心同台演出，這是唯一的一次。謝文秋後與同學朱世明訂婚，冰心對他們開玩笑說：「朱門一入深似海，從此秋郎是路人。」梁實秋後來就以「秋郎」作為筆名。

一九二六年，冰心和梁實秋學成回國，各自在大學任教。一九二九年冰心和吳文藻結婚，梁實秋、聞一多等曾去他們的新居作客。後來，梁實秋任青島大學外文系主任，與冰心常有書信來往，還約她青島避暑。冰心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前往，吳文藻與梁實秋也是同學，便代表愛妻到青島作客。

抗戰時期，冰心和梁實秋先後到了重慶，二人又時常見面了。抗戰勝利後，冰心隨丈夫去了日本東京，梁實秋先後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和廣州中山大學，一九四九年到台灣，從此二人不再見面。

梁實秋悼念憶冰心

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在美國的梁實秋讀了冰心去世的消息，寫了悼念文章『憶冰心』，直到一九七二年，才從友人那裡獲悉冰心健在，歡欣快慰之餘，又寫了更正文字。

後來梁實秋把『憶冰心』一文收入『看雲集』，並加了說明。又特把冰心的佚詩『一句話』收入這個散文集，這是冰心寫於一九三六年的一首愛情詩，原來打算在梁實秋主編『自由評論』上發表，因刊物停辦而一直積存在梁實秋的書篋中，沒有問世。一文一詩，可見梁實秋對老朋友的無限懷念。

一九八五年，北京出版梁實秋散文集『雅舍懷舊——憶故知』（『看雲集』中的部分文章），冰心特意為該書寫了序言，表達了她對故知的深切懷念，並希望有一天能見面。

關於「冰心」這筆名的來由，冰心是這樣說的：用冰心為筆名，哪裡有那麼複雜的事兒。當時我只是因為一來這兩個字簡單好

寫，而且是我本名筆字的含意。二來是我太膽小，怕發表了文章惹起人家笑話；用個冰心的筆名，別人不會聯想到謝婉瑩罷了。

一封珍貴的求婚信

冰心和吳文藻教授的婚姻可說是萍水相逢，從誤會中到了解，是上天的撮合。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七日，冰心乘美國傑克遜號郵輪，赴美國西岸西雅圖留學。

這條船上大約有一百多名赴美的中國留學生。上文已提過，同船的有冰心的同學許地山、梁實秋。

在這船上遇有一位年輕人名叫吳文藻，他剛從清華學堂畢業，經同學潘光旦介紹，去美國東部新罕布什爾州有名的達特默思學院學習。

恰巧，一位先期赴美的冰心在貝滿中學時期的同學吳樓梅寫信告訴她，她的弟弟吳卓也要赴美，也買了這次船票，希望她在途中找找，大家認識認識，好互相照應。上船後冰心便托許地山去找吳卓，誰知許地山卻張冠李戴，帶來了吳文藻，問起名字才知道找錯了人！不過畢竟她們相識了，以後就常常倚在船欄上看海閒談。冰心發現吳文藻讀書很多，涉獵的領域也很廣，很有學問，她們也就談起來了。到美國後，他們乃有書信來往。吳文藻還經常給冰心寄書寄刊物。漸漸地這對遠在異鄉的年輕朋友由相知到相愛。

一九二六年夏天，冰心從威爾斯利大學研究院取得了碩士學位，應邀回母校燕大任教。吳文藻寫了一封長信，並附了一張照片，托冰心回國給她父母。這是一封正式求婚書。因為冰心告訴他，對於他的求愛，她本人沒有意見，但是最後決定於她的父母。因而吳文藻才有此舉。

求婚信的內容寫道：

「令媛是一位新思想舊道德兼備的完人。她的戀愛觀和婚姻觀是藻所絕對表同情的。她以為戀愛猶之宗教一般的聖潔、一般的莊嚴。知識階級的愛是人格的愛。人格的愛，端賴平理智。愛——真摯的和專一的愛——是婚姻的唯一條件。」

這封珍貴的求婚信，冰心老人一直珍藏至今天。

與吳文藻一生恩愛

終於，吳文藻和冰心小姐於一九二九年完婚。他們的婚禮是在燕京大學臨湖軒舉行的，是星期六，六月十五日，周末的晚上。

婚禮熱烈，但簡樸。婚後，他們相處甚為融洽，相親相愛，相敬如賓。

當時，兩人都在燕京大學任教。吳文藻已是博士學位。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他還獲該校「最近十年內最優秀的外國留學生」獎狀，學業優異。

一九三一年，他們的兒子吳平出世。一九三五年五月女兒吳冰誕生，此後還生了一

個女兒吳青。這三個子女，都很成才，現在既是各方面的專家，又擔負著工作重任。

現在跟冰心同住的，只有二女兒吳青和女婿陳恕，及一位念大學的外孫陳綱。

一九五二年仲夏的一個傍晚，周恩來在中南海招待冰心和吳文藻教授，對他們回祖國參加建設表示歡迎，並詢問子女的情況。

冰心說，兒子已入大學，兩個女兒都在中學。周恩來又問：「她們想學什麼？」「大的想學歷史，小的想學醫。」冰心答道。周恩來說：「年輕人從外國學來的語言，口音比較正確，你是不是可以跟孩子們商量商量，她們可不可以念外語？」以後，她的兩個女兒吳冰和吳青，都讀了外語，現在都在北京外國語學院英文系任教。

冰心夫婦自一九五一年由東京回國後，吳文藻教授一直在北京中央民族學院教書，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間也受盡折磨，但這並沒有損害他熱愛祖國教育事業之心，幾十年來，他為中國社會學和民族學的發展培養了許多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吳文藻是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逝世的，死後根據他的遺囑，冰心將他生前三萬元人民幣存款作為中央民族學院研究生獎學基金，並把他珍藏多年的圖書資料貢獻給民族學院。

這對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恩愛夫妻就這樣永別了。

一夜成了牛鬼蛇神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平地而起，橫衝直撞，到處進行著史無前例的大破壞。冰心也沒有幸免。

八月十八日那天，冰心被揪到了東總布胡同二十二號的中院，一片嘈雜。可能由於緊張，她在回答質問時，偶爾將「報社」說成了「報館」，就被說成是「自然暴露」，是「頑固堅持國民黨立場的表現」，遭到好一頓訓斥！

冰心認真地辯解。造反派卻不放過她，並大聲說：「你爲什麼要用國民黨的語言？回答！」

冰心哭笑不得，低聲說：「那不是國民黨的專用語。那只是一個舊詞兒……」

一夜之間，冰心成了牛鬼蛇神。吳文藻教授也被專了政，家也被抄，造反派還特地爲她舉辦一個「豐富多采」的展覽會。把她訪問外國時，外國朋友的贈品，如皮鞋、衣服料子、進口手錶、書籍等都成了說明「典型的修正主義」生活方式的展品。

赤子之心慘遭批鬥

但善良的冰心老人並不記恨，她這個「黑幫份子」卻表現得十分合作，她按時寫材料，老老實實地打掃廁所，規規矩矩接受「群眾批鬥」，也不「亂說亂動」。但仍然要沒完沒了地挨批挨鬥。

有次，「造反派」突然將機關大批的「牛鬼蛇神」，浩浩蕩蕩地趕到一個公社，「

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謝冰心被誣爲黑作家，司徒雷登的乾女兒！這下冰心可遭了殃！「毛澤東選集」有篇「別了，司徒雷登」，那陣子，與天天讀「毛選」，大家知道司徒雷登是個美國人，是「大壞蛋」，冰心

是她的乾女兒，這還了得。聲討之聲不斷湧來，大有把她打得永世不得翻身之勢。

但天真的冰心老人還認真的辯解着：

「我不是他的乾女兒，我只是認得這個人。外國沒有乾女兒這一說，也不與這個」

「住口！不許狡辯！」

「打倒司徒雷登的乾女兒謝冰心！」

她沉默了，她百思不得其解。她是懷著一顆赤子之心回國的，不知人們爲什麼還要打倒她。

一九七〇年，冰心和吳文藻，告別水居的老屋，一起到湖北沙洋「五七」幹校勞動；種麥子、點豆子、看青、摘棉花，這位作家長達十年的空白稿子上，寫滿了檢查，覆蓋著塵沙。

直至「四人幫」倒台後，冰心才獲得了解放。

拾筆寫三寄小讀者

冰心一九五一年回國。一九五三年由丁玲和老舍介紹，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一九五八年，嚴文井、張天翼等老作家向冰心提議再寫「寄小讀者」；她欣然接受，掀起了已經中斷二十多年的「通訊」。這一年的一月三十一日，她給小朋友寫了「再寄小讀者·通訊一」。

「四人幫」覆滅後，她懷著一顆愛心，在她最喜歡的兒童讀物「兒童時代」上發表「三寄小讀者」，使她的青春和新時代的出色、純潔向上的孩子交融在一起。這三個不同時代的作品，終於一九八一年結集出版，取名「三寄小讀者」（少年兒童出版社）。從「寄小讀者」到「再寄小讀者」，再到「三寄小讀者」，前後五十多年，這不僅是冰心所走的文學之路，也是她跋涉人生之路。它們的文字，固然同樣清麗可愛，但思想情網卻迥然不同，可以說，三個「寄小讀者」反映了三個時代。一九八〇年，她的「小桔燈」等，榮獲第二次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榮譽獎。她同年發表在「北方文學」三月「女作家專號」上的短篇小說「空巢」，獲得一九八〇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這年四月，她作爲中國作家代表團副團長訪問日本歸來之後，由於工作緊張、身心疲勞、夜裡突發腦血栓病，治了很久才好轉。一九八二年起，上海文藝出版社編的「冰心文集」陸續出版。

冰心文集人人愛好

冰心女士今年九十五歲，是中國文學家

中年紀最大的作家，因此國內文藝界尊稱她「年在萬人之上」。

她一向以母愛、童心、崇仰大自然的作
品主題和清麗、典雅、純潔的文風，飲譽海
內外。

她的代表作「寄小讀者」，風行東南亞
幾代讀者，歷久不衰，深受人們的敬重。

香港人愛看冰心的書，香港出版界因而
大量翻印冰心的名著，以滿足讀者的要求。

如果本著尊重作者版權，抱認真治學的
態度去做，應該說這是好事。因為這樣可以
鼓勵人們去讀好書，增進知識，並可清除「

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臭名，何樂而不為？

但卻有個別出版社，只求金錢利益，張
冠李戴，胡亂編撰作者自傳，草率行事，不
尊重作者版權，造成極惡劣的影響，這是香
港人所不齒的。

兩段題字發人深省

最近我把一本香港××出版社翻印的冰
心名著交給冰心女士看，她看後在書上題了
幾句風趣、幽默的贈言：

「這是一本香港野雞書店出的書，不值
得一買，李遠榮先生，你上當了！」

冰心

看語氣，冰心女士是極為生氣的。接著
她還在該書首篇「謝冰心小傳」中，用紅筆
打了四個「×」，以示文不符實。指出三處
錯誤：

一、謝冰心沒有星朗這個乳名，是編者
杜撰上去的。

二、一九三七年七月，冰心並沒有在雲
南省出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授。

三、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後，冰
心並不在北京燕京大學教書。

香港有句俚語：「東西可以亂吃，話不
能亂說。」××出版社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激怒了冰心女士，因而斥之為：

「香港野雞書店出的書，不值得一買。」

冰心老人為讀者簽字時，最喜歡寫的兩
句話，一句是林則徐的：

苟利國家生死以，
豈因禍福避趨之。

體現她忠心愛國，不怕犧牲、不畏強權
的精神。

另一句是：
「淡泊以明志，
寧靜以致遠。」

這是諸葛亮「誠子書」中的話。原文是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
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這就是說，一個人，如果要事業有成，
不摒棄功名利祿的欲望就不能堅定正確的志
向，不排除失敗得失的干擾，就不能實現遠
大的目標。

冰心女士這兩段題字，確是發人深思。

易君左惹來一身騷

閒話揚州捏腳師傅

一九三三年前後，湖南才子大詩人易君

左寫了一部遊記隨筆之類的名作「閒話揚州
」，交給南京某書局。執行編輯錢歌川負責
審閱書稿，裡面提到在外地公共浴室中擦背
和修腳的人，大多數都是江蘇揚州人。錢歌
川看到了，一想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不會
有什麼問題，同意排版出書。閒話揚州一書
一出版問世，竟惹起了揚州人的公憤，認為
這是對揚州人的侮辱，提起訴訟，一狀告到
江蘇省鎮江地方法院。某書局總經理及編輯
所所長及責任編輯錢歌川均列名為被告，不
得不前往鎮江地方法院對簿公堂。

原告被告兩方各執一詞，法院畢竟拗不
過揚州人一方，最後不得不判決某書局敗訴
：「閒話揚州」一書全部收回予以銷毀，由
作者登報公開道歉。易君左因而名聲大噪，
登時成為全國皆知的新聞人物。

富春江畔鍾靈毓秀

郁達夫戀鄉情深厚

郁達夫一生坎坷，家庭破碎，但著述甚

豐。他留在現代文學寶庫中的小說、詩詞和
文學理論，無不熠熠閃光，郭沫若說：「他
的故鄉富陽是風光明媚的地方，達夫是生在

這地方的人，我想他的散文清麗足愛，這種客觀環境的影響。」可謂知音之言。

富陽古稱富春，「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富春山水賦予郁達夫以靈氣，富春山水也因郁達夫的散文得以名著天下，為中外旅遊觀光者所留連忘返。

郁達夫曾多次相約他的摯友到富陽一遊，說富春江的美景天下無雙，「看了富春江，西湖不足道，只有瑞士的日內瓦差可彷彿。」

早在一九三三年，郁達夫陪同英國軍官晏子少校遊富陽，在『過富春江』的遊記中記述：

把車開到鶴山腳下，一步登天，爬上春江第一樓眺望的時候，他才吃了一驚，說這山水真像摩西的魔術；「我若要選擇第二國籍的話，那我寧願來做中國人」。

家在嚴陵灘下住，秦時風物晉山川。

碧桃三月花如錦，來在春江有釣船。郁達夫的家裡靠富春江邊，三兄弟都出生在富春江畔的故居裡。達夫住的朝西南的二樓臥室，早晨從床上坐起，使可見到富春江上的白帆點點，由於這旖旎的富春山水的孕育和薰陶，郁達夫一生寫出了許多清醇雋永的詩文。人們評說，讀一篇郁達夫遊記，如同品嘗一杯香氣濃郁的龍井茶，回味無窮！

一九一三年，還是青少年時期的郁達夫就曾對鶴山的美景寫詩了，是年秋天，他在東渡日本前，於鶴山春江第一樓餞別鄉友，舉杯小敘，留戀不捨，有詩記下當時情景；

到日本後不久，又重溫這一離別之情：「海天浩蕩望神州，苦憶江村舊酒樓。猶憶離鄉前夜夢，夕陽西下水東流。」一九一七年中國社會正處在軍閥混戰，內憂外患的災難之中，郁達夫對祖國大好河山

山將被撕裂，富春山水將遭蹂躪，所作『題富春第一樓壁詩』，卻是另一番意境：「風月三年別富春，東牽東馬苦沙塵。江山如此無心賞，如此江山戀佳人。」郁達夫熱愛祖國，熱愛富春山水情深意篤，自東渡日本後，仍念念不忘故鄉風情，在詩文中更是屢屢提及富春山水：

「聞說求田君意空，富春江上欲相求」
「何能花月春江夜，重過黃公舊酒壚」
「煙花難忘故鄉春」，「憶煞春江舊釣台」；
「我欲乘風歸去也，麗灘重理舊釣竿」

在國外，他還特意刻備了兩枚書畫圖章，一曰「家在富春江上」，一曰「我是春江舊釣徒」。

中外雜誌社稿約

- 一、本社園地公開，歡迎名人傳記、軼聞趣談、真實傳奇、中外古今、現代史話、回憶與隨想、醫學新話、科技新知等作品。
- 二、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附照片插圖尤佳。
- 三、有關外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一律請加註原文。
- 四、來稿以白話文為限，對中外名人傳記，以近代現代人物為主，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除特約稿件外，請勿超過五千字（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 五、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凡經由作者委請本社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本社交由「聖文書局」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
- 六、本社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獲得本社編輯委員會及作者本人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者，當依法追究。
- 七、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本社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為精益求精，必要時將予刪改，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請自行影印留底），來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